

NOBODY WILL SHOOT YOU IF YOU MAKE THEM LAUGH

The extraordinary life story of businessman and adventurer Simon Murray

马世民传奇人生 穿越生命的高山和低谷

不打
笑 脸 人

Simon Murray

马世民 著

余卓轩 王梓涵 譯



马世民
Simon
Murray

前法國外籍兵团成員
橫跨亞洲商界與極地探險的傳奇人物



青森文化

不打笑脸人

马世民传奇人生

穿越生命的高山和低谷

馬世民（Simon Murray）著
余卓軒 王梓涵 譯

目錄

| | |
|------------------------|-----|
| 前言..... | 4 |
| 第一章 外籍兵团..... | 6 |
| 第二章 希腊人。苏格兰人。英国人..... | 21 |
| 第三章 根..... | 26 |
| 第四章 学习曲线..... | 30 |
| 第五章 岔路口..... | 42 |
| 第六章 马瑟和普拉特..... | 51 |
| 第七章 陆军选拔委员会..... | 58 |
| 第八章 歇一歇..... | 63 |
| 第九章 浪子归来..... | 66 |
| 第十章 向东走..... | 73 |
| 第十一章 大人物..... | 82 |
| 第十二章 布鲁塞尔 “撒尿男童” | 80 |
| 第十三章 婚礼的钟声..... | 89 |
| 第十四章 “去东方吧，年轻人” | 91 |
| 第十五章 克里斯塔滑道..... | 106 |
| 第十六章 香港..... | 108 |
| 第十七章 水变成酒..... | 119 |
| 第十八章 怡和集团工程公司..... | 133 |
| 第十九章 政治..... | 140 |
| 第二十章 怡和的玩具乐园..... | 144 |
| 第二十一章 再见怡和集团..... | 149 |
| 第二十二章 从头开始..... | 156 |
| 第二十三章 煤炭..... | 162 |
| 第二十四章 达温汉姆..... | 166 |
| 第二十五章 移交..... | 175 |

| | |
|-----------------------|-----|
| 第二十六章 李嘉诚..... | 183 |
| 第二十七章 和记黄埔..... | 189 |
| 第二十八章 移动电话..... | 200 |
| 第二十九章 团聚..... | 199 |
| 第三十章 直升机和道别..... | 212 |
| 第三十一章 未来一片光明..... | 218 |
| 第三十二章 冒险..... | 223 |
| 第三十三章 德意志+..... | 236 |
| 第三十四章 乘坐基金管理的过山车..... | 240 |
| 第三十五章 你认识的人..... | 244 |
| 第三十六章 经验教训..... | 247 |

本书中将以「西蒙」为马世民先生的译名。

前言

有一次在非洲旅行时，我差点儿没命。当时并非我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的时期。我们一行四人开着吉普车从南非去博茨瓦纳。严格说来，博茨瓦纳和南非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出发时，我看着地图向同伴们解释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需大约一百五十英里，但我们可以抄近路穿过树林，这样可以缩短将近六十英里的路程。我跟他们说了一下穿过树林时有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比如汽车抛锚啊、有动物出没啊，或者遇上怀有敌意的士兵等等。但我们都一致认为穿过树林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我们就直奔树林了。

穿过边境进入博茨瓦纳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村落。村子里有四十多个怪异的泥屋，没有任何水泥建筑。所有的小屋外面都燃着火。显然现在到了午饭时间。我把吉普车停在村落的中央。可就在我停车的时候，我们突然被一群拿着冲锋枪、看上去气势汹汹的当地人给包围了。

他们逼着我们下了吉普车。我给那些人看了我们的英国护照，告诉他们我们是英国人，不是南非人。可他们充耳不闻。他们让我们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三个小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敢咳嗽，他们就会举起枪对着我们。

二十码外有个帐篷，帐篷两头都敞开着，我们看到村落的首领就在里面。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正注视着我们。在这三个小时里，首领一动不动。我们的护照就放在他面前那张桌子上，我总感觉他在看我们敢不敢去抢那几本护照。

最后，我非常缓慢地站了起来。那些枪对准了我，但我做了个手势，表示想跟他们的首领说几句话。于是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我朝着那顶帐篷走去，四把枪在我身后两英寸的地方对着我，押着我的那几个人嘴里嘟囔囔，说个不停。

在他们头儿的桌子旁有一个小凳子，我坐在了小凳子上，看着首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

有个女人跪在他旁边正在搅拌着某种像是粥一样的东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动作慢到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动，再慢慢把硬币夹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中间，伸到首领的眼前。首领默默地看了眼。我没有做声，伸出左手盖上硬币，然后突然在他面前张开双手，摊给他看。硬币不见了。

首领脸上表情复杂，既惊讶又惊叹，还有一丝恐惧。

这时跪在地上的那个女人指着我说：“你……魔术师？”

我说：“是的。”双手继续张着。

女人指着首领说：“他，我的丈夫……你能把他弄消失吗？”

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忍住不笑，绷着脸说：“可以。但如果我让他消失了，把他弄回来可就难了。”

那女人说：“好，好，好啊。”

首领说：“不，不，不，我不想消失。”

然后他一把抓过护照，塞进我张着的手里，急急忙忙地说：“走，走，走。”

于是我们又上了吉普车，并且伸出头来向首领的妻子挥手致意。

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偏远地区旅行时，一定要事先准备好笑话或戏法。笑话不总是能管用，因为有时候笑话无法跨越国界。但戏法，总能帮你打开大门。



回到阿尔及利亚，遭遇了不受欢迎的接待



在非洲寻找狮子

第一章

外籍兵团

……你们这群眼睛放光，自鸣得意的人，
当士兵行军走过，你们总会高声喝采，
逃回家祈祷吧，祈祷你们永远不会知晓，
青春与欢笑消失的地狱。

——西格弗里德·萨松¹

多纳克中士用一把小而锋利的折刀将那几个脑袋从脖颈处割下来。看着他将头颅就这么一下子割掉，双手鲜血淋漓，我已内心麻木，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一幕就像是《麦克白》里的情节似的。他面无表情，估计给兔子剥皮也不过如此。他花了一个小时才终于把三颗头颅给割了下来。

我们的连队在距离山谷两英里的地方驻扎，他们担心我们有麻烦，于是派人回来找我们。我听到他们在喊我们的名字。多纳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按住嘴唇，示意我别出声。他不想我们被潜伏在附近的敌人发现，并看到我们砍下了他们同伴的头颅。

喊声越来越近，突然我听到几码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也大声呼喊以作回应。多纳克扔下手里的小刀，抓起机关枪，枪口直接对准了我。他怒气冲冲，朝我大发脾气，叫我该死的闭上嘴，不然就把我打个稀巴烂。

他干完手里的活儿，然后扔给我两颗脑袋，让我把它们装进我的帆布袋里，这应该是我大声喊叫的惩罚吧。至于第三颗脑袋嘛……已经被打烂了，认不出来了，于是我们便丢下了它。

我们艰难地走下山谷，那两颗人头还在不断滴着血，弄得我的帆布袋、睡袋和口粮包上全湿透了，就连后背也被血染红了。它们可还真够沉的。我们又花了三个小时才走回营地，回去时天已擦黑，其他的军团成员正在营火上煮自己定量的口粮吃。

法国情报机构“二局”的一名官员来到了这里，在吉普车的车灯下查看这两颗人头。他自己带来了档案，并根据档案里的照片确认出了死者的身份。原来这两人是在

法国正规军服役的阿拉伯人，之前他们杀死了两名法国军官，然后从部队逃跑，最后加入了费雷加叛军²。

五个小时前，当我们第一次抵达山谷脚下时，我们就见过了“二局”的官员。他们命令多纳克带上两名志愿者再回去一次（仿佛有人愿意主动去干这档差事似的）。结果这两名志愿者就是奥利玛和我。我们得回去一趟，把今早射杀的那三个阿拉伯人的头带回来，以确认身份。其实照个照片就行，但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点。这趟活儿真是够危险的。要是有费雷加的人在附近潜伏，并发现我们砍下了他们同伙儿的脑袋，他们肯定会杀红了眼。

那三颗头颅与“二局”官员档案中的照片相吻合。于是任务完成。大仇得报。

在法国武装部队服役的阿拉伯人被称为志愿军³。他们曾多次跟我们并肩而战。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但随着战争拖拖拉拉，持续太久，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该站在哪边。

上边命我把那几颗人头处理掉，于是我听从指令，两只手抓着头颅上沾满血的头发，把它们扔进了灌木丛里。但这一天还没有结束。几个第二分队的西班牙人用了我们口粮配给里的脱水汤包加了点儿水，做了一小锅汤，他们都吃完饭了，可汤还剩下。有鬼！

他们跟一个名叫施雷柏的德裔军团士兵打招呼，请他喝汤，把他的锡制马克杯里倒满汤。正当施雷柏把汤端到嘴边要喝时，一个西班牙人把手伸进汤里，揪着头发把一个死人脑袋拎了出来。那颗脑袋是他从灌木丛里捡的。向来不受人欢迎的施雷柏愣了一下，然后脸色发白，开始大喊着“救命啊”，与此同时在我们面前暴露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感受。除了施雷柏以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我也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仍觉得当时真不该那么笑别人。

在营火边吃完晚饭后，我们登上军用卡车，驱车返回我们的高阶营地麦地那。在将近二十小时的巡逻之后，我们都筋疲力尽，几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帐篷从车上拿下来。午夜时分，我们乘坐吉姆西卡车再次出发，驱车四个小时到达位于切利亚山脉的新营地。我的思绪飘到圣诞节，就剩几天了！想到了那句圣诞歌词——“铃儿一路响叮当”！

这一段节选自我早期的《马世民战地日记》一书。书中讲述了我十九岁时到了阿尔及利亚，在军团总部西迪贝勒阿巴斯待了一周后，被派往马斯卡拉接受基础训练的经历。那三个月的基础训练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艰苦的体能和心智训练，之后我被分派到了第二伞兵团，接受跳伞训练和任务，并获得了飞行员徽章。

无论在英国特种空军部队、海军陆战队还是伞兵团，在任何军事部队都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但在外籍军团里就不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所在的外籍军团一共有八百五十人，我是这里面唯一的英国人，其余的大约一半是德国人，百分之二十是意大利人，剩下的来自世界各国。在这个军团中共有来自五十个不同国家的人。但从法律上说，没有法国人。因为这是个外籍军团。在军团中服役的也有法国人，但他们是以瑞士和比利时人的身份进来的。

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就像生活在月球上一样。不能给妈妈打电话；周末不能回家；身边都是陌生人，跟你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大家都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我除了英语外什么都听不懂。所有人都在士官的恐怖管理之下，这些士官的任务就是要教会我们，让我们明白外籍军团意味着一切都要遵守“纪律”。

马斯卡拉训练结束后，我们被派往不同的兵团。我被派去进行了两个月的跳伞训练，然后去了奥雷斯山脉执行任务。

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在卡比利亚和奥雷斯山脉巡逻，这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一片巨大的山脉。我们的任务是驱逐前来这里的费雷加叛军。

这些人正在为脱离法国独立而战。这是一场血腥的战争，双方都犯下了许多罪行，而《日内瓦公约》并没有把目光放在我们身上。军事演练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抵达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所谓的“高阶”营地搭起了大帐篷，然后我们要从营地进入山脉，一次就得去六七天，背着五十五磅重的背包，里面装着我们的弹药和口粮、半顶帐篷、铲子、手榴弹、一挺机枪和几百发子弹。我们会在山脉间跋涉，在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寻找敌人的踪迹。到了晚上，我们会在寒冷的黑暗中埋伏起来。

偶尔我们也会与叛军相遇，短暂交火。子弹和手榴弹开始到处乱飞，一般会有十个阿拉伯人死亡，两个军团士兵受伤。这是小规模冲突中双方伤亡人数的平均比例。

叛军一般不允许自己的士兵与军团交战，因为他们往往是惨败的一方。他们会攻击正规军的车队和法国村庄，但不会攻击外籍军团。我们必须得寻找这些叛军。我们有侦察飞机协助，但现实是在山脉里无休止地巡逻时，我们最好的武器是出其不意。

这是我们的拿手绝活。我们会在凌晨两点起床，在山上行军十五公里，坐上卡车，驱车五十公里，然后再行军二十公里。到了黎明时分，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山顶，俯瞰距离我们前晚所在地好几英里远的山谷。叛军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但我们会去找他们，当我们找到时，对他们而言就是奇袭。

我们会定期回到高阶营地，营地每三周就会迁移一次。我们会在营地里休息一天，吃点儿现煮现做的东西，然后再次出发。

我们是不知疲倦的机器。我们每天行军数英里，日复一日。夜晚是短暂的，总是被一拨又一拨的值班守卫打断。每天都是如此，周而复始。我们黎明时分起床，行军数小时到达埋伏地点。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山谷顶上一字排开埋伏好，侦察机会在附近盘旋，发现敌人的行踪。搜索费雷加叛军的行动开始。第二连队将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山谷底部，封锁出口。

我们喝了杯咖啡，吃了一大块奶酪之后，继续前进。如果山谷里有费雷加叛军，他们会知道听见直升机到来就代表他们已被困在山里了。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出击。

这些叛军也是有些优势的。他们的枪都上了膛，可以从他们藏身的位置观察我们的动向。他们可能躲在树上，也可能藏在某个山洞里。我们的枪没有上膛。因为队伍两侧十码外都有外籍军团的士兵，这样做很危险。万一不小心扣动了扳机，就会误伤身边的战友。因此通常开第一枪的都是费雷加叛军。

不过这也是他们开的最后一枪。

山谷下的搜索有时需要花费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经常缺乏饮用水，导致喉咙干渴。经常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知道第二天早上没有水冲咖啡，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但我们就像脚下的军用皮靴一样坚韧。我们的身体肌肉发达，没有

一点儿赘肉和多余的脂肪。我们兼备了骡子和骆驼的特质，既可以在酷热的白天也可以在寒冷的夜晚行军数英里，有时候还会在连下几个小时的大雨中行军数小时。

我们经常背着沉重的背包，已经对后背的疼痛免疫了。我们的脚上没有疼痛神经，爆裂的水泡化脓也不怕。有时候我们甚至好几天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因为晚上脱掉靴子是很不明智的。

每隔三个月左右，我们就回到位于海岸的菲利普维尔大本营休息两周。这就是军队所谓的休整期：休息和睡眠。在休整期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检查装备和值班站岗，但有时晚上也会去城里消遣娱乐。那里有酒吧、妓院，有时我们还会做出些不良行为。住在城里的人对我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他们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帮他们确保阿尔及利亚不脱离法国，他们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举止粗鲁、行为荒唐，甚至有点儿危险。而且他们当然不希望他们的女儿结交像我们这样的男友。

我们的军团军规很严格。点名迟到或酗酒、扰乱治安等行为的标准处罚方式是：监禁八天，每天两次“拉佩洛特体罚”。也就是受罚者得剃光头发，戴着不带填充垫的钢盔，背上背着金属线捆绑的石头，穿没有鞋带的靴子，然后绕圈跑两个小时。

一名站在圆圈中间的中士会吹口哨：吹一次代表受罚者要向前翻滚，吹两次示意受罚者得屈膝行进（鸭式行进），连吹三次，表示受罚者要匍匐前进。跑步途中如果步伐稍有缓慢，就会被人用绳子抽打后背。

而所谓的“监狱”是一间有水泥地面的半筒形铁皮屋。每个被监禁者会给一条毯子和一张垫子。每天清晨四点半吹起床号。起来后第一件苦差事是打扫厕所。然后是两个小时的拉佩洛特体罚。早餐是一大块面包和一杯咖啡。吃完早饭后，犯人会被押到一个采石场，他们的任务是用大锤砸石头，然后把砸碎的石头搬到卡车上。午饭通常是一碗热汤，锡制的餐盘里盛着一大块腐烂的肉，再加上一块不新鲜的面包和一罐沙丁鱼。在手持机枪的警卫监视下，犯人们排成排，站着吃饭。

十五分钟的午餐时间后，他们又被带回采石场，继续砸石头，一直砸到晚上，然后回营地再进行一个小时的拉佩洛特体罚。

最后洗个凉水澡，洗完后举行升旗仪式，然后进入监狱。经过了这样的一天之后，就算睡在水泥地上也都没问题。

从没睡得这么香过。

我数了数，在外籍军团服役期间，我总共在监狱五十八天。但其中大部分时间在执行任务，因此没进去实体的监狱，只是被扣了八天的薪水。但我有两次为期十五天的监禁惩罚。一次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跟阿拉伯平民打架，另一次是因为在菲利普维尔站岗执勤时喝醉了。

在军团服役两年后，我获准在菲利普维尔的大本营休息两周。这可太棒了。我感觉身边仿佛刮起了一阵自由的旋风。无论黑夜还是白天，你只要每天到营地里报个到就行，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由行动。在我休假的最后一天，上面命令我第二天早上六点回到大本营，准备值勤。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从未领悟到！

于是那天晚上我出去了，因为那是我享受自由的最后一天。早上五点我刚上床睡觉，就被人拽了起来，拖上卡车被运到主营地。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整理仪容、熨烫军服，确保我的平顶军帽白到不能再白为止，然后准备去报道值勤。

警卫团里一个名叫雷珀的中士将于转天退役离开军团，他是从吉布提转过来的，曾在那里的第十三旅服役十五年。我压根就没见过他，也不认识这人。结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这是那个雷珀在军团的最后一天，可他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更想显出自己有多么强悍。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高级军官从正门进来，我们就得排好队接受检查，交出武器，一个个地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然后军官会转身向雷珀表示祝贺，并夸他管理手下有方。于是，他对我们更苛刻了，一整天都不让我们坐下，借口说这样会弄皱我们的裤子。结果一天下来，我真的开始后悔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出去疯到那么晚了。当天晚上十点轮到我去值班站岗。我真的累极了。我出发去了一个俯瞰大海的悬崖顶，要去守卫那里的一个油库。在去哨站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熟识的外籍军团士兵。我们坐在路边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我感觉就像要死了一样。正巧，那人身上带着满满一瓶马斯卡拉酒。我喝了半瓶，感觉好多了，然后继续前行，去往崖顶的哨岗，到了那里我发现了一根树桩，可以坐在那儿休息。

我估计我肯定是打了个盹，因为下一秒，正在巡逻的雷珀从我身后走过来，用手枪抵着我的头。这简直就是场“白日噩梦”！因为这发生在你醒来的時候，而不是睡着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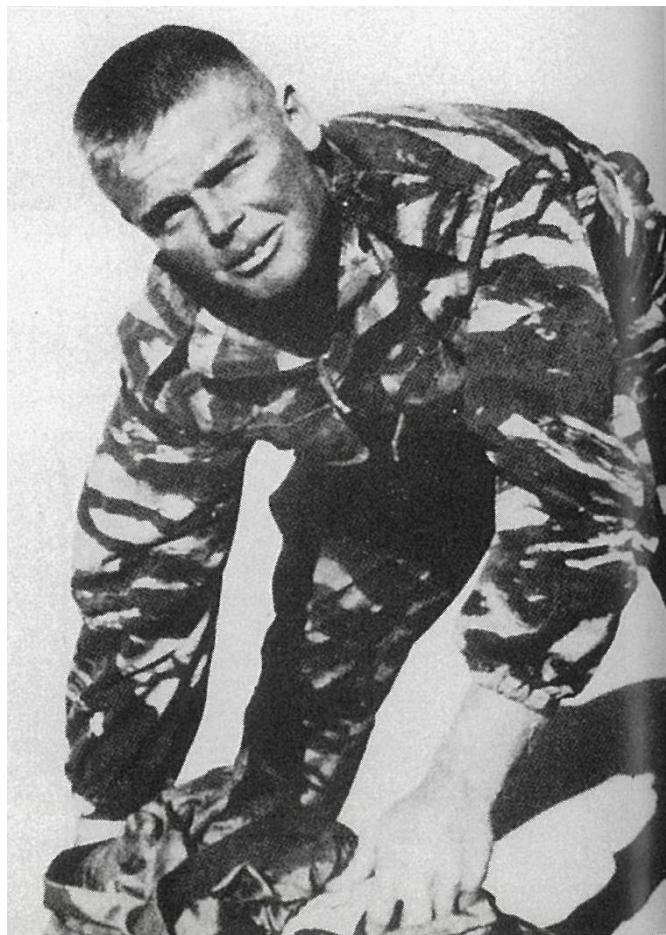
十五天的监禁……我可能真是罪有应得。因为如果在值勤时遇到敌人，我那样做很有可能会被人开枪打死的。十五天的拉佩洛特体罚，一天两次。

后来我再也没有在军团里见过雷珀，因为我被押送进“监狱”的那天早上，他已经完成了十五年的服役，离开军团了。

其实有几句话我一直很想对雷珀说，但可惜没机会了。



在外籍军团的日子



1961年初，阿尔及利亚的战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的代价飙升到了每天要耗费数百万法郎。法国派遣了十四万军人在殖民地作战，尽管阿尔及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维持这种控制的成本太高了。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一百万法国后裔掌控着一千万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

戴高乐早期对保留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一个大都市的热情正在消减。1958年，当他上台成为法国总统时，他声称自己十分理解那些“黑脚”——也就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四代法国公民——并宣布阿尔及利亚会永远是法国的一份子。

“我很理解你们，”他在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中对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们。”

但经过五年的血腥战争、费雷加的顽强抵抗，以及不断推动独立的FLN，也就是“民族解放阵线”，戴高乐终于改变了想法。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力量也乘势而起，那就是OAS，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秘密军组织”。这是一支主要由“黑脚”组成的私人军队，一旦法国政府改变计划，他们将随时准备为抵抗法国继续控制阿尔及利亚而战。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越南惨败之后，⁴ 美国就对法国表现得十分冷淡。维希法国被动地允许日本占领越南，从而助长了日本军队的气焰，发动了对亚洲其他国家以及珍珠港的袭击。

在1961年1月8日这天，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公投，并邀请阿尔及利亚人就是否希望继续归属于法国而进行投票：愿意还是不愿意？显然答案是“不”。百分之七十的人投票支持独立。

但法国军队的将军们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想要留住阿尔及利亚。将军们认为，为了他们死去的战友，他们有理由这么做，特别是他们于1954年在印度支那遭到了政治背叛⁵ 之后。因此，一个由四位法国将军——拉乌尔·萨兰、莫里斯·查勒、空军司令埃德蒙德·朱豪德和安德烈·泽勒把持的军政府应运而生，并在全民公投的四个月之后，即4月21日策划并领导了一场反对戴高乐的政变。

带头发动政变的是外籍军团伞兵团，第一和第二团，以及外籍军团骑兵团。此外还有两支正规军部队也参与了政变。这使我们外籍军团与戴高乐形成了直接对峙。军团中许多其他的部队都持观望态度，看风向如何。

法国进入了内战。我们伞兵团奉命接管阿尔及利亚，占领无线电台、电话网络和机场。我们将空降到巴黎的布洛涅林苑⁶作为回应，戴高乐在巴黎的街道上部署了坦克，并承诺要战斗到最后。

我坐在阿尔及利亚机场里，身上带着降落伞、背包和枪，兴奋得发狂，那种兴奋更像是希望在马克西姆餐厅吃晚餐的期待，而不是有可能被戴高乐的人在空中开枪射杀的那种亢奋。

但事与愿违。

朱豪德食言了，说他当初承诺只支持“不流血”的政变，于是现在他撤回了自己的空军。没有了空军也就没有了飞机，没有了飞机也就没有了伞兵。于是政变结束，将军们逃跑了。我们军团中的许多军官都被捕或是被替换，包括我们连队的指挥官洛斯皮泰利上尉。我们不准进入兵营，只能在山里露宿。我们的薪水也停止发放，大型逃兵潮开始出现。外籍军团第一伞兵团炸毁了泽拉尔达的兵营，士兵集体逃亡。许多人加入了秘密军组织，发誓要让阿尔及利亚继续属于法国。

那是一段十分混乱而艰难的时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且流言满天飞。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听说我们的队伍要解散，后来又有传言说，我们将全部被卖给美国人。我心里百感交集。我想回家。当初一听到要空降巴黎的那股兴奋劲儿已经消散褪去。整个世界都屏住呼吸。但没想到，短短六天过后一切都宣告结束了。

好几个月后，生活恢复了正常。我们的任务还在继续。没有与民族解放阵线签订和平条约，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现在各方开始进行会面和谈话，但仅此而已。之后我们又过了一年巡逻和与叛军小规模冲突的日子，直到1962年3月才终于签署停战协议。

阿尔及利亚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法国军队将被允许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以保护法国人在撒哈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直到1967年才最终撤出。第一伞兵团解散了，我所在的第二伞兵团，如今被称简化名号为REP⁷，变成了一支精英突击队，随时准备前往任何地方。而秘密军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

尽管如此，法国资深对外籍军团的忠诚度仍怀有疑虑。我们受到了谴责，说我们是政变失败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我们也是被“利用”了。我们只是雇来的帮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逢法国革命纪念日，其他法国精锐部队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昂首阔步走过，但外籍军团却被摒弃在外。

最终，雅克·勒福特将军被派到外籍军团，这是个伟大的决定。他要重建我们这支军团。多年前，他曾带领过第二伞兵团，那时他就受众人敬仰和爱戴。我们开始在爆破、水下破坏、反恐作战、极限求生等方面进行密集训练。我们属于“特种部队”的范畴。我还有两年退役，法语我们管退役叫做“拉吉耶”（La Quille）。拉吉耶原是一艘船的名字，这艘船曾经负责把在可怕的魔鬼岛监狱服刑期满的犯人运回法国。

我们经常提到这个词。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外籍军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些困难。我当初加入军团时，当然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不然的话我很可能会被吓倒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的呢？做出决定后的最初十分钟就后悔了。但我依然在军团里待了整整五年。

我读过珀·克·雷恩的爱情小说《火爆三兄弟》⁸，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读过这本书，我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是的，曾经有个叫詹妮弗的女孩，我对她表示出热切的爱慕之情，但她对我却没有同样热情的反应……甚至比这更糟。

当时我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铸铁厂干活，每天只能挣一英镑。我读过很多维多利亚时代伟大探险家的书。我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从小就想摆脱这种乏味刻板又无趣的生活。有人曾经说过：“不要走在大路上，而要去那些没有路的地方，留下自己的足迹。”⁹这也是我的座右铭。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指南针。一个道德指南针，不是通过阅读圣经来识别方向，而是通过聆听自己的良知。

在这条道路上，会出现许多岔路口，需要你决定要走哪条路；也会遇到许多高山需要你去攀登，有时你会迷失在山谷中，或者迷失在雨势不停、令人心情沮丧的黑夜里。但路上也有明媚的阳光和绿草青青，可以任由你徜徉其中。

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质疑上帝的计划，问上帝为什么允许战争出现，让这颗星球遭到无情的践踏和蹂躏。牧师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但我们应

该全然信任上帝，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可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我也不擅长盲目地跑。

对我来说，要跑就得睁开眼睛，直直地往前跑。有人管我的这种行为叫冲动……

尤里·盖勒¹⁰曾经说过：“当你在路上遇到岔口时，那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

英国军队对我说了“不”，我爱的女孩也对我说了“不”，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是意兴阑珊，这就像站在一条路的岔口，是时候离开这条路了。

于是我踏上了前往外籍军团的道路。一条许多人都考虑过，却很少有人真正踏上道路。

¹ 译者注：西格弗里德·萨松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反战诗人及小说家，本段摘自其诗歌《战壕中的自杀》。

² 译者注：费雷加叛军是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统治时期争取民族独立的穆斯林游击队战士。

³ 译者注：Les Harkis，代表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站在法国这一边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

⁴ 译者注：维希法国 Vichy French（1940年7月-1944年8月），正式国名为法兰西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贝当为该政府元首。

⁵ 译者注：此处指的是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即1954年7月20日法国在日内瓦与北越、南越、老挝、柬埔寨签订的协定。参与者包括中国、苏联与美国。

⁶ 编者按：巴黎西边的一片森林，面积将近8.5平方公里。

⁷ 注：2e Régiment étranger de parachutistes

⁸ 译者注：珀西瓦尔·克里斯托弗·雷恩（1875年11月1日-1941年11月22日），英国作家，主要创作冒险小说。1924年出版的《火爆三兄弟》讲述了法国外籍军团在北非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

⁹ 译者注：据说此话出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之口，美国散文家、演说家、哲学家、废奴主义者、诗人，十九世纪中期领导了超验主义运动。曾被人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

¹⁰ 译者注：尤里·盖勒是一名以色列魔术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名鹊起，最出名的本领是不借助外力让汤匙或钥匙弯曲。

書名：不打笑脸人——馬世民傳奇人生 穿越生命的高山和低谷

作者：馬世民（Simon Murray）

譯者：余卓軒 王梓涵

編輯：Daisy Choi

設計：Patrick Lim

電子書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出版日期：2026年1月

圖書分類：傳記

電子書國際書號：978-988-8917-82-2